

长 / 篇 / 小 / 说

电视台 实习生

TV

STATION INTERN

宗昊
著

BY
ZONG
HAO



《小儿难养》

原著作者宗昊

最新长篇小说

首度公开电视圈台前幕后

鲜为人知的职场内幕

方出版传媒
方出版社

长 / 篇 / 小 /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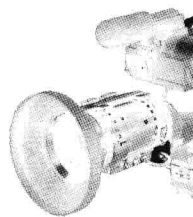
电视台 实习生

TV

STATION INTERN

宗昊
著

BY
ZONG
HAO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电视台实习生 / 宗昊著.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12

ISBN 978-7-5060-6932-8

I. ①电… II. ①宗…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43419号

电视台实习生

宗 昊 著

责任编辑: 姚劲华

产品经理: 许 挺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192号

邮政编码: 100010

印 刷: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6932-8

定 价: 29.90元

发行电话: (010) 65210059 (010) 65210060 (010) 65210062 (010)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56354

 目 录
CONTENTS

一、死人的座位	/001
二、云飞扬	/008
三、要房子的老太太	/014
四、演播室里的故事	/020
五、超过了十二小时	/026
六、这样子啊	/032
七、接热线	/037
八、据理力争	/043
九、做导演了	/048
十、两口子？	/056
十一、穿小鞋？	/062
十二、爱情和亲情，要哪个	/068
十三、前功尽弃	/075
十四、他	/081
十五、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086
十六、失态	/092
十七、意乱情迷	/097
十八、陈瑾和云飞扬……	/104
十九、一个不想做的选题	/111
二十、现场直播	/116

二十一、高收视是这么来的	/121
二十二、话里有话	/127
二十三、一百二十下的心跳	/133
二十四、为什么会这样	/138
二十五、家里有急事	/145
二十六、走神儿了	/150
二十七、久别重逢	/155
二十八、实习生带实习生？	/164
二十九、陆洋洋	/171
三十、有钱人这样过生活	/176
三十一、大奶和小三儿	/184
三十二、泛酸	/191
三十三、反响剧烈	/196
三十四、走还是不走	/203
三十五、陆洋洋的眼泪	/209
三十六、我该如何对你	/215
三十七、简单表达	/221
三十八、换风格了	/227
三十九、终于分配了	/235
四十、真心为你好	/240
四十一、谈话	/245
四十二、行走	/250
四十三、又见云飞扬	/255
四十四、选择	/262
四十五、结尾	/264

一、死人的座位

何晴第一天来电视台实习，就被安排到一个死人的工位上。

何晴愣愣地看着这张桌子，桌面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没有，一看就是被清理过的，和旁边那些杂乱无章的位置没法比。但是她高兴不起来，因为这张桌子的右上角摆了一朵雪白的纸花。是那种白色皱纹纸折的，放在豆青的电脑桌面上，分外刺眼。

何晴不明就里，但是被这只雪白的纸花生生给吓住了。她不敢坐，斜着眼偷看接她进来的那个大姐。大姐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但是脸上完全没有中年妇女应该有的从容和可亲。何晴第一眼看到她，就判断她应该比自己的妈妈小不了几岁，但是那脸上的表情怎么就跟刀子似的呢？

何晴反思自己初来乍到，哪个环节做错了？她规规矩矩地站在电视台大门口，按照爸爸给的号码打过去，时间正好，没提前也没迟到。接电话的就是这个大姐，她冷冷地说了一句“等着吧”，就挂了电话。可怜的何晴，就站在骄阳之下足足等了二十分钟，向进出电视台大门的一千人等行了诸多的注目礼，这才盼来了姗姗来迟的这位大



姐。大姐走出来瞄了她一眼，问：“你身份证呢？”

何晴愣了一下，把挂在脸上迎接来人的笑容都僵住了，有点慌乱地说：“我……我没带。我有学生证，行吗？”

大姐的眉毛毫不掩饰地皱在了一起：“没带？没带怎么接你呀？”

何晴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脑子里飞快地想着对策：是跑回学校拿，还是再约时间？还是……大姐又看了她一眼，婀娜地走到传达室，脸上的表情立刻阳光明媚了。何晴不作声地看着她，原来大姐笑起来还是很好看的，是刚才一直冷冰冰的表情把她的脸弄狰狞了。

大姐笑意盈盈地对传达室的大爷说：“大爷，您看，我们主任让我来接一实习生。小丫头第一天来，什么都不懂，没带身份证。我登个记，您给我个临时出入证呗！”

那声音甜的，都能拧出甜水来。

何晴眼睁睁地看着窗口里递出来一个塑料纸片，大姐接过来再面向自己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又恢复冷漠不屑了：“拿着，出台的时候别忘了还。”

何晴就跟头一天进贾府的林黛玉似的，战战兢兢、提着小心地一路跟着，上电梯、进楼道，七拐八拐被带进了这间拥挤的小办公室。办公室里此时的人并不多，但是桌子、椅子凌乱地摆了一屋子，似乎是刚刚开过会。何晴走到门口，步子不由得放慢了。前面的大姐就像后面压根儿没有何晴这个人一样，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地独自进去了。何晴只好也跟着走进去，但是大姐径直走到一个电脑桌前坐下，居然不再理何晴了。何晴进退两难，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何晴有点不安地待在这个杂乱陌生的环境里，回想着昨天老爸的嘱咐！虽然老爸跟电视台的部主任打了招呼，但实习去的是节目组。主任给何晴安排的这个《心灵有约》节目组又是频道里收视最好、阵容最强大的组，去了一定要夹着尾巴做人。虽说老爸和台长是大学同

学，和这个部门的主任又认识了十几年，毕业想进电视台应该不难，可实习这三个月也是很关键的。你给人家节目组留下好印象，关系进了电视台，也有地方愿意要你；不然，就算进来了，人家组里说你干啥啥不灵，你怎么办？没有岗位，还不是白搭？

何晴谨遵命令，老老实实在门口不挡道的地方。办公室里人进进出出，几乎没有人看何晴一眼。何晴留神看了看进出人们的神色，无论男女，脸色似乎都不太好，黑的黑，白的白，而且都是步履匆匆，几乎都是一猛子扎到自己桌子边上，拉开抽屉一通乱翻，拿出什么扭头就走。还有人一屁股坐在电脑前，对着打开的文档发呆发愣。

何晴悄悄地走过去，好奇地想看看人家电脑里到底写了什么。页眉上“选题申报”四个字刚跳进眼帘，身后一声怒吼就吓得何晴和何晴前面坐在电脑桌前叹气的男编导同时一个哆嗦。

何晴清楚地听见身后有个女性的声音在喊：“你还磨叽什么？想干不想干？”

何晴激灵一下，赶紧回头，一个短发女性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自己后面。女人三十多岁，坦白地说保养得还不错，但是眼睛有点肿。五官干练，长得眼睛、鼻子、嘴巴都很开阔，嘴巴有点像郭芙蓉，但是鼻子很有特点，不像何晴见过的大多数女性一样纤细，而是有棱角的，有点硬。如果遮住眼睛、嘴巴、额头，单看鼻子的话，何晴想，居然还有点硬汉的味道。

何晴大学本科学的是新闻，大三开始又跑到电影学院兼修电影。她一直想做个影视编导，做好看的电视节目。新闻学培养的是文字的理性思维，电影学培养的是声画的感性思维。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样态经常在何晴的脑子里打架，搅和在一起，让何晴时常不自觉地陷入自己的思绪里，这让她觉得自己有点好笑。

但是眼下的这种好笑情绪很快就偃旗息鼓了。眼前这个长着硬朗鼻子的大眼睛大嘴巴女人，实在是有些威风凛凛的意思，站在何晴身后，让何晴本来就娇小纤细的身躯显得更加无处可藏。更让何晴心里打鼓的是，女人的眼神似乎已经穿透了何晴的躯干，让何晴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何晴没有注意到，比自己更紧张的是她前面坐着的男性编导。女人的眼神也不是冲着何晴来的，她目光所指非常明确，男编导已经不自觉地起立站好了。

女人走过来，根本无视何晴的存在，直奔电脑桌，手里一沓A4纸明晃晃地摔下来。女人厉声说：“王里！我前天就告诉你了，你那破选题不行！你听没听见？一大早我就等你的选题，你报不报？还想不想干了？”

叫王里的男生赶紧说：“不是……云老师，我昨天又去采访了那家人，正要改……”

短发、长着硬朗鼻子的云老师不耐烦地一挥手，说：“你别给我找原因。什么昨天、今天，我就知道前天我就通知你了，你今天还没把选题报上来。栏目组的规矩是过时不候，因为你个人原因耽误选题申报的，我该罚就罚，绝不手软。”

何晴听着“绝不手软”几个字，竟然替这个素不相识的王里编导担心起来。这四个字听在耳朵里，居然有杀气啊！

王里比何晴担心的还要胆怯，他居然哀求起云老师来：“云老师，您再等我半小时，我马上……”

正说着，另外一个声音插了进来，也是一个女声，但是柔软了很多：“云老师，我看这个选题咱们稍微修改一下吧。”

王里听见了这个声音，也很清楚地看见了这个人。何晴看到王里的眼睛里闪出了一丝喜悦，一丝庆幸。何晴扭头看，一个女人出现

了。和云老师的裤装不同，这个女人翩翩地进来，穿着合身的黑色包胸裙子，像一阵香风，很有味道地走过来。这个老师也是三十多岁，但是头发半长，垂在肩头，还有微微的波浪。何晴见过这种发型，同宿舍的小欣就烫了一个这样的头发，说是今年最知性的发型，留着这样的头发有利于面试。但是这种头发好难打理啊，每天早上小欣都要对着镜子用各种发蜡抓啊抹啊，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这种欲说还休的波浪卷。

王里吐了一口气，像见到救星一样叫了一声：“主编……”

云老师也看见了主编的到来，口气稍加缓和：“就差他一个选题，再不报就开天窗了。你们打算怎么改？”

主编笑着说：“王里昨天联系那家老两口，我听见了。既然儿子、媳妇不能来现场跟老两口面对面，那就动员孙女来吧。王里问过了，那孙女今年十六岁，好多话也知道怎么表达。我刚才在电梯里正好碰上主任，顺便就问了一下，未成年人能不能来咱们节目。主任说，坚持‘三不’就可以：不许透露真名实姓，不许露脸，不许暴露家庭地址。我正想跟你商量，如果行的话，就让王里再设计一下结构和话题。”

云老师的脸色稍有缓和，不置可否地对王里说：“我再给你半小时，之后我们就上报部门主任了。过时不候。”

主编笑着走过来，拍了一下王里的肩膀。王里赶紧坐回原位，对着电脑奋笔疾书。

云老师一回头，看见了茫然无措的何晴，厉声问：“你是哪儿的？”何晴没防备，突然被云老师这么一问，说话都有点结巴了：“我……我是来实习的。”

接引何晴进来的大姐从屋子的另一个角落溜烟地跑过来，对着云老师低声下气地说：“她就是何晴，就是昨天主任跟您说的、您交



代我让我早上接她进来的那个……”

云老师这才正式地看了看何晴，问：“新闻系大四学生，实习三个月，是吗？”

何晴赶紧点头。

云老师凌厉的眼神一点都没有缓和的意思，接着问：“你会什么？非线性会用吗？”

何晴不太自信地说：“我们在学校学过，可是……”

云老师不耐烦地说：“那就是不会用了！写过稿子吗？”

这回何晴回答得很响亮：“写过，我大三的时候在报社实习了三个月，写过四十多篇稿子。还得……”何晴想说，还得过报社每个季度参评的新闻奖。可是，话没说完就被云老师堵回去了。云老师打断她：“写过分镜头吗？”

何晴本来想说“没写过”，但是突然脑子动了一下，分镜头有什么了不起，反正电影学院也学了，就大着胆子说了一句：“写过，我在电影学院学过。”

这回云老师没说话。主编，那个温雅的女人笑着把目光从王里的屏幕上移开，转到何晴的脸上，柔声问：“你不是学新闻的吗，怎么还在电影学院上过课？”

何晴老实地说：“新闻系的专业课不多，我从大二开始就在电影学院旁听。电影理论、文学剧本写作、分镜头、剪辑、音乐都学过。它们的考试我也参加，成绩单我今天带来了。”

云老师眼睛里划过一丝怀疑，这个有点鄙夷的眼神被何晴清楚地看见了，并且牢牢地记住了。那个眼神里带着毫不掩藏的轻视，像一把小刀，把划痕清楚地留在了何晴的脑海里。何晴可以接受暴脾气的统治、严格的管理，但是她不能接受这种蔑视。长这么大，还没有哪个人这样看过自己呢！

何晴抿住嘴巴，极力地掩饰住自己的小愤怒和那么一点点的委屈。主编看见了，给了她一个笑容，说：“不错，挺有心的。”云老师已经转过身了，一边往外走一边说：“王里，她跟着你了。一周内要是学不会做片子就不用带了。”这分明是说给何晴听的嘛！一周之内还不能独立完成节目，那就不要再出现了。

何晴胸口的气更鼓了，胸脯也禁不住挺了起来。

走到门口，云老师突然一回头，指着屋子角落里的一个座位说：“你，坐那儿。”回头又指王里，“他叫王里，你跟他。”

何晴看了看王里，王里正在跟电脑里的文字较劲，听见自己被点名，只能匆忙地扭过头象征性地跟何晴打了个招呼。何晴卸下了双肩背书包，走到那张桌子旁，一眼就看出了这张桌子的与众不同。何晴看着桌面上那朵醒目的白花，有点不解。此时，办公室里的人看着何晴走向这张桌子，又都抛来异样的目光，何晴顿时觉得有点阴森。

何晴站在桌子旁边。主编走过来，拿起桌子上的白纸花，浅笑了一下，对何晴说：“你先坐这儿吧，办公室太小，将就一下。以后干起活来，你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演播室就是在机房，坐在这儿的时间很少。”

何晴感激地看了主编一眼，小心翼翼地问：“这花儿……”

主编收起了一直挂在脸上的微笑，沉沉地说：“原来坐这儿的叫李应。一建组就在，很能干的一个编导，刚35岁的一个小伙子，猝死了。”

何晴不由得往后退了一步。实习第一天，居然被安排到了死人的座位。



二、云飞扬

整个上午，何晴就坐在王里的身后不错眼珠地看着王里改稿子。选题已经通过了，关键是计划变了，主持人的引导和侧重点也得变。何晴不敢说话，她生怕自己打扰了王里的思路。云老师到底是何许人，她想问，但没敢开口。王里自顾自地噼里啪啦地一顿敲字，敲完了再删，心绪不宁。

何晴小心翼翼地问：“王里老师，咱们这期片子是要说两代人的关系吗？”

王里伸了一下懒腰，靠在椅子背上看着何晴说：“算了，我也黔驴技穷了。昨天在机房熬了大半宿，今天一大早又要改选题、改方案……我跟你说何晴，这期节目是这样的。老两口找到咱们，想让咱们给评评理。他们家就两间平房，儿子儿媳妇没地方住，就一直和老两口住在一起。现在孙女都上高中了，老两口跟儿子、儿媳妇的矛盾越来越大。老太太找咱们，让咱们给评评理，要是把儿子、媳妇轰出去住行不行。咱们联系了儿子，他开始说来，当着律师的面跟老头老太太说说这事。结果他老婆反悔了，又不让他来了……弄得我选题都

通过了，快录像了，整这出儿……”

何晴又像安慰又像是感慨：“那您怎么办呢？”

王里摸了一把脸，说：“这不是肖老师给出主意让孙女来吗？我也不想把题废了，折腾了这么半天，废了这条，我就没招了。”

何晴问：“肖老师？”

王里小声说：“就是刚才那个主编。肖老师是咱们的主编，你叫她肖老师就行了。”

何晴顿时心生好感地说：“肖老师人挺好的吧？”

王里环顾四周，办公室只有那个接何晴进来的大姐在玩“连连看”。王里小声对何晴说：“肖老师没事。就算你稿子不行，片子有问题，她跟你说说怎么改，就得了。有时间的话，她还在机房陪着你，帮你改。云老师不行，你活儿要是不行，能把你骂死。在你之前来了好几个实习的，不到一个星期都给骂跑了。你干吗非挑这个组来实习？”

何晴实在是说不清楚。她想到电视台工作，就必须来电视台实习。老爸和电视台领导是同学，又认识这里好多主任，说了一句话，就来了。人家给安排到哪个栏目就在哪个栏目呗，自己还能挑吗？

王里继续说：“这个选题改完算是通过了，可我得想辙把孙女引出来，还要想这个点落在哪儿。老头、老太太条件不好，就指着这两间房；儿子、媳妇条件也不太好，都是临时工，工资也不多。来咱们节目的，都得给做调解，我得给主持人和律师写出方向来。可怎么调解呢？”

何晴已经把稿子颠三倒四地看了好几回。她想了想刚才云老师的眼神，问王里：“王老师，那云老师是什么人啊？”

王里悄悄说：“云老师是咱们栏目组的制片人，大猫儿！肖老师是主编，小猫儿。所以肖老师好说话也没用，最后云老师一句话，



片子该不过还是不过。我们的节目播得出去播不出去、一个片子多少钱，都是云老师说了算。她是咱们频道出了名的‘铁娘子’。”

何晴仿佛又看到了铁娘子凌厉、不屑的眼神，那股不服气又涌了上来。她对王里说：“王老师，您是不是累了？要不您歇会儿，我先帮您写几句？不好您再删。”

王里确实累了。头一天在机房里熬前一个片子，凌晨四点才干完。今天不到九点，又跑回办公室想着改选题，实在是疲惫到了极点。

王里半闭着眼睛，挥手说：“那你先练练。反正一个礼拜以后你也得自己写稿子。写不出来你走人，云老师也得骂我……”

何晴开始动笔写。王里不知道，其实何晴出现在《心灵有约》栏目组实习是有原因的。何晴大三的时候在报社实习，跑的就是社区新闻。那段时间，一个不谙世事的小丫头，每天都跟鸡毛蒜皮的人和事打交道，居然很得要领，稿子写得很不错。报社流露过让何晴继续当实习记者、毕业后留在那里的打算，但是何晴一心想做电视，结束实习期以后回到学校，又让老爸帮着给安排去电视台实习。

老爸跟频道主任很熟，说了自家闺女在报社时的小业绩，人家主任就跟云老师说了，给安排到了这儿。但是主任没说何晴跟自己是什么渊源，更没说何晴在学校的优异成绩和在报社的好口碑。这些云老师不知道，王里自然也不知道。

何晴觉得云老师那个“一个星期”的警告很别扭，赌口气要把稿子给写好。王里实在是太累了，靠着椅子背，就着何晴很有节奏的键盘敲击声，昏昏然睡去了。

不到一小时，何晴试图摇醒王里。王里真的睡着了，鼾声都起来了。办公室里不断地有人走动、说话、找东西，这一切都没能把王里吵醒。何晴只好弓着身体轻拍王里的肩膀：“王老师，稿子好了……”王里仍然睡着。

何晴看着他几乎快淌出来的口水犯难。肖主编跟别人说着话走进来，看见王里的睡相就笑了。她看看何晴，问：“睡着了？”一眼看见了电脑上的文件，说，“你写的？”

何晴有点心虚地点点头，毕竟自己是头一回写电视文案。

肖主编躬身来看稿子。王里，一个一米七几的身躯，在椅子上四仰八叉地躺着，占去了很大空间。何晴赶紧把自己的椅子让出来。肖主编眼睛盯着屏幕，屁股轻轻坐在何晴让过来的椅子上，嘴里还不忘说：“谢谢。”

肖主编一边看，一边随机做修改。何晴略带紧张地盯着肖主编的修改轨迹，没有大的结构性的修改，只是一些措辞上的改动。肖主编还在一些句子之后加上了括号，里面增加了一些对主持人的提示。这些提示很有用，清楚地标明了在什么地方让律师解释什么样的法律问题，什么地方主持人要煽一下情。

修改了二十分钟，肖主编终于放下鼠标，眼睛从屏幕转向何晴。何晴和那双带着笑意的眼睛近距离地对视了，她感到了一丝亲切和温暖。

肖主编笑着说：“写得很不错。以前写过吗？”

何晴实话实说：“我在报社实习的时候写过新闻稿，不是这个样子的。学校里老师教的，也是通讯、消息的写法，这种跟那些都不一样。王里老师先开了头，我才写下来的。”

肖主编拍了一下何晴的肩膀，鼓励地说：“不错，挺有悟性的。明天就录棚了，你跟着王里好好看看。现场跟写稿子完全不一样，你别看你今天的稿子写得很流畅，节奏把握得也不错，事情、情绪都表达清楚了，可还是你主观表达居多，我们管这个叫‘一厢情愿’。明天一录棚，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主持人状态好，能按照咱们的稿子去引导；状态不好，兴许就接不上。你看过咱们节目吧？半小时



的节目一连录三小时是很正常的。电视熬人啊，明天你熬一回就知道了。录完演播室，要马上进入机房做后期。咱们有自己的技术，但是技术只管做特效，片子的基本剪辑都要编导自己完成。你得尽快学会非线剪辑的技术。其实特别简单，就是那几个快捷键，再加上鼠标。我这么大岁数都学得会，你这么年轻，又聪明，没问题的。”

实习第一天，这是何晴听到的第一份鼓励。

肖主编推醒王里：“醒醒！回家睡吧。”

王里恍惚中看见主编，一个激灵从椅子上坐起来。肖主编笑着说：“你这回运气不错，这个小实习生还挺灵。稿子她替你写完了，我刚才也看了。过了！你赶紧回家睡觉，明天一早还要进演播室。对了王里，明天录的时候你最好做个预案，我担心即使孙女到了现场效果也不好。你最好再想想。”

王里半梦半醒地连声说“好”。

肖主编又对何晴说：“你也回吧。今天就是弄稿子，明天再跟着王里进演播室、进机房，争取早点学会。咱们缺编导，要是你一个月之内能上手，就可以让你独立操作选题了。加油啊！”

何晴笑着，说：“我一定！”

王里关了电脑，带着何晴一前一后地走出电视台。何晴忽然叫：“哎呀，我忘了问那个接我的大姐叫什么，明天我还得让她接我呢！”

王里看了一下何晴，说：“李姐？你算了吧。明天早上九点，咱俩在这儿见。你带上身份证，我接你吧。对了，这是我电话，你也给我打一个，咱俩都存一下。”

何晴乖乖照办，记完电话又不免好奇地问一句：“那位大姐也是编导吗？”

王里不屑地说：“什么编导？说好听的叫编务，说白了就是个打杂的，帮制片人跑跑腿，每个月按照工作量给我们算工资，就这点事。”